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十二笑 第五笑 溺愛子新喪邀申戲

養子須知教子難，莫因獨子任偷安。熊麟誰不同珠玉，禽犢何堪類綺紈。
索棗含飴嬉戲慣，敬花舞月少年鑽。
由他一語貽人笑，不笑兒頑笑父寬。

從來說養兒傳授，指望一脈可繼，要後人傳個好，不是要後人傳個不好。所以為父母者，必該教子讀書識字，望他向上習善，就不能個發科發甲，顯親揚名，只願做個端端正正，曉得行孝，不作非為的人，品行可傳，便為有後。若是做父母的，一味禽犢之愛，少時送在學中，先生拘管，他偏要百般護短，把讀書掛個名兒，放在外邊；入於匪類，他偏說人來引誘，再不怪自己孩兒；不學長時，或有人勸其還該教訓，便說苦我膝下沒個七男八婿，有這點骨血，傳留做種，且聽其尋些快活，博得他長大，再作區處。該成人學好，不成人學好，都是命裡注定的，只看公子王孫，上有好爹好娘，外有明師賢傅，豈少教道的人，卻多有不長進的。可見教訓原沒相干。

自古道：「生來的秀氣，教來的臭氣。」書上又說道：「父子之間不責善，責善則離。」父子本該相愛，何苦做這樣死冤家？拘頭管腳，傷盡一團和氣。執此一班偏見，遂致養成驕惰，縱彼胡為。兒子要上天，巴不得裝個登雲梯；兒子要入地，恨沒有個開山斧。外邊去呼朋閒蕩，只道他有方情，有班輩；外邊去花賭吃酒，或是打十番，唱曲子，只道他知音識趣，玲瓏剔透，在人前坐得出，顯得能，不像三家村裡粗愚漢，但知自家的肉臭也香的。那曉得失教之人，猶如野鷹著天飛，沒籠頭的馬，直狂放到不可收拾。喪身破家，以危父母，才悔少時不曾拘管，卻已遲了。只為溺愛二字，擔誤了多少兒孫，連父母也不知受了多少談笑。據在下看起來，與其貽笑於日後，何若嚴訓於童時。就是教而不改，打之罵之，如孟子所云：「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」，把他極其磨折，也不見得就傷了命，斷了自家宗祀。然養著不受教之子，就是做父母的痛加鞭撻，不少寬恕，逼迫他到傷生的地位，免得留下貽笑之人，在父母身上索也乾淨。所謂：

賢子不嫌多，頑子不嫌少。
拼為無後人，無掛無煩惱。

這四句雖是不情之論，卻也有激而言。只為世上人，有子不知教，惟知愛。在於父之愛，猶可言也；若說起母之愛，其害甚大。女流無識，一味風吹肉痛，嬌養迴護，釀成頑劣，任他做下極可笑事。因愛其子，遂瞞其夫，夫被妻瞞，迷而不悟。或宗族鄉黨進言相規，只認是忌其有子，故為離間，再不去覺察其所為，把教子一件事，卻置之度外。不當做切膚之憂，以致母瞞夫而子亦藐其父，且不怕父知。而輒取加聲色於父者，皆溺愛之故也。可笑，亦可歎矣。所以說母愛之害，世上十居八九，只看《尋親記》中，周娘子送學一出，其□何等賢明，卻被周瑞隆一哭一跌，禁不住下淚道：「□打死我孩兒，有誰來救取？」又說到世情看冷暖，人□逐高低，心兒裡卻有無數疼惜，無數責人之意在。雖不比得那溺愛者，然其愛恨，在為母心上，通是牢不可扳的。

曾聞宋朝河東地面，有個德化村，村中有一人，人叫做賽富翁。本是小家子，粗妄不學，以盤放鬆債為業，不過小康而已。他自恃有幾個錢，開口便誇豪富，所以合村人起個綽號，叫他做「賽富翁」，又叫他「賽牛」。說起賽牛，年近六旬，結髮先亡，因無子嗣，娶一個偏房，叫做七姑。那七姑原是使女出身，濃眉大腳，身材雄壯，娶過一載，便生下一個兒子。賽牛不勝之喜，極其珍愛，猶如掌上之珠。取名喚做寶兒。七姑自生寶兒之後，剽悍非常，賽牛奉命惟謹，把七姑做活嫦娥看待，把寶兒做小麒麟一般。每日裡，見他母子笑了一笑，賽牛豈但道值了千金，分明捨了萬金樣的歡喜，何惜百依百順，以博其目前之笑，誰慮到了日後被人之笑。

那知寶兒生性狡猾，自幼便頑皮無賴。年方七八歲，見了丫鬟僕婦們，便扯住裙腰，必要摸他的好東西。又喊道：「抱了我罷。」勾住了頸，一定要親個嘴兒。若是父母正道，斷不因其年小而不禁止之理，獨有寶兒父母，非惟不為禁止，反是嘻嘻大笑，道：「有竅的小油蒼，你曉得什麼，討這樣乾便宜？」寶兒遂回言道：「我常見爹爹摟著媽媽是這樣，難道我是這樣不得的？」若是父母正道，心裡縱然極愛，斷沒有因其獨子，略不加之喝叱，而反為稀罕之理。獨有寶兒父母，聽得這話，兩人笑做一團，道：「小賊乖，今後我們做事，再不容你瞧見了，省得你也要學樣。」日日和打譚取樂。

偶然一日，賽牛在村中吃酒歸家，帶著三分酒意，醜醜種種，才要進門，恰好寶兒站在門首。一把拖住袖子道：「老兒，你在人家吃酒，可留袖些果兒回來，與我吃麼？」賽牛回言道：「不曾袖得。」寶兒就罵道：「老賊牛，如何不袖與我吃？單肥著自家的嘴，吃得這般爛醉。」一頭罵，一頭把賽牛盡力一推。酒醉之人，沒有腳力，翻筋斗，撲的跌倒在地，連寶兒也跌在肚子上。若但是寡罵，賽牛無日不笑而受之，那有發極的事？只因平空一跌，跌痛了腰背，又是酒醉的人，不免容易性發。見寶兒尚扒在肚子上亂嚷道：「看我騎牛，看我騎牛。」惱得賽牛一時禁手不住，揪過頭髮去，把他打下四五個栗暴。小孩子家出娘肚皮，只有他打人罵人，那個去打他罵他？從不曾嘗這種滋味，猝然著痛，殺豬般哭將進去，道：「老賊牛吃醉了，把我頭兒都打碎在這裡了。」七姑猛聽得哭聲，拽開大腳，趕將出去，只見寶兒捧著頭皮，哭個不止，道：「老牛要打殺我也。」七姑不問詳細，直趕到大門首，賽牛還在地上搓腰，卻被七姑把腳尖亂踢。踢得賽牛如龍翻大海，蛟擾西江，滿地打滾。口裡哼哼告求道：「娘，有話好好說，不消這般發惱。」鄰里都上前來解勸。七姑那裡肯聽，直伸手去，揪住賽牛胸脯，思想要拖到裡邊去，與他斷開。不提防賽牛著了急，盡力一掙，他只想掙脫逃走。誰料七姑站腳不住，撲的一交，也扭倒在地。此時七姑放出潑丫鬟本來面目，那管千人百眼，不修半點邊幅，揪住賽牛，在街市中心做個滾龍鬥法。只見：

撞將去，捲髮蓬鬆，分明羅剎女爭奪出世。滾轉來，黑胸全露，何異母大蟲橫拽驚人。咆哮氣喘不曾收，撩亂腳勾那肯放。一個像小學生害怕上學，巴不能脫手向前奔。一個像醉乞兒強要求錢，挨得個潑皮圖嚇詐。直弄得賽蠻牛聲聲不敢，七劣姑件件攤開。

賽牛被七姑亂打亂滾，又驚又怕，臭汗淋身，全無酒意。惟有陪笑哀告道：「是我不是了，娘，你不要氣壞了身子，今後我再不敢了。且放我起來，任憑寶兒也打我幾下，何如？」七姑方才放手，扒將起來，又扯他耳朵根，直托到裡面去。見者都笑道：「夜叉拽了牛頭，兩個都是見鬼。」果然把賽牛拖到寶兒跟前，喚寶兒摟著衣槌，一五一十打他背心。賽牛含淚受痛，不敢則聲，惟恐又惱了七姑性子，雪上加霜。寶兒又向七姑道：「他把手來打我的，不乾背心事。」必定要打賽牛的手骨。賽牛只得伸出鐵搭船的富翁手，讓他又打了幾下，看見皮肉立時青腫，七姑方才唱住。又上前問賽牛道：「你今後再敢衝撞我孩兒麼？」賽牛道：「我今後若再衝撞了寶官人，不要說打，好教罰我吃娘的尿。」自此，賽牛變做羊一般的柔軟，七姑變成虎一般的兇惡，寶兒變做天王般的尊大。恃其母之溺愛，年紀日長，無賴日甚。

才到一十五歲，窺見西鄰處女略有姿色，白日裡便去偷他，被地方圍住拿奸，扭其到官。急得其父不惜揮金，陪情設席，費過銀一二百兩，才買得「太平」二字。七姑見地方無話，便出去罵鄉村，尋對頭，又要告張家，又要告李家，只說眾人造下美人局，欺他兒子年幼，借景陷害。鄰里都曉得他極其撒潑，讓他罵了幾日，沒興而止。

不隔半月，寶兒又被裡中惡少習伯善、滑猶孫、常德賢等，勾引他同到童樞密府中去，看演女戲。當時童樞密聲勢，上擬王侯，廣蓄歌伎，凡遇花晨月夕，他□在萬花樓上，喚歌伎們吹彈唱戲，或是打鞦韆，蹴氣毬，百般作樂。開著院門，任人觀玩。一到夜間，張掛花燈，點放煙火，引動得男女們挨挨濟濟，直至樓下，好不熱鬧。昔有絕盛為證：

相府張華宴，重門喜洞開。管弦徹兩夜，歌舞醉高台。火樹凝明畫，花光耀落梅。金猊香馥鬱，銅漏響徘徊。蹴鞠拋殘月，鞦

鬮汗粉腮。喧傳雞早唱，樂事怪相摧。士女連雲散，聲呼沸似雷。

再說寶兒那晚同這一班惡少，徑抄到花樓背後小閣子內，看那些女伎們妝扮腳色。女伎們見寶兒烏髮垂額，眉清目秀，鮮衣麗服，打扮得其實俊俏，卻動了三分慾火，在人叢中與他捻手捻腳。著那寶撞兒恰是貪色的小魔頭，便去伺候在樓梯之下，乘他們落場下樓時節，捉個空兒，摸他們的玉乳，或是挖他們的屁股。弄得女伎們都心善難熬，只管向他丟眼色，做騷態。也乘上樓的時節，捉個空兒，有個拔釵兒丟與他，有個解汗巾丟與他，也有個捱近他身邊，脫下手鐲兒送了。弄得寶兒五色無主，俏魂靈早被他們勾住，呆呆捱在閣子內，再不轉身。早是日落西山，鳥投林宿，外邊喧傳張花燈，放煙火，愈加熱鬧。那班惡少都走出樓前觀看，惟有寶兒，只是站住閣子內，被一個女伎招他到黑暗側廂房裡，解下繡裙兒鋪地，緊緊摟住，疊做鴛鴦。又被一個女伎知覺，也悄悄至廂房之內，爭戲鴛鴦。上面一個湊著嘴兒接舌，下面一個貼著肉兒抽弄，三個人攪做一塊，不免有些聲響。恰有逃照的虞侯，逃照到側廂那邊，聽得廂房中唧唧噥噥，像個老鼠偷粥吃一般，用手推門，門卻閉上。乃大聲呼喚道：「誰個人在裡頭，快些開門！」嚇得裡面一男二女魂不附體，拌倒在地，那敢出聲答應。虞侯見事有蹊蹺，把門兒盡力一推，門斷門開，急取燈火照時。只見：

乳燕嬌鶯舌共吐，鬆衣寬帶透蘭香。
分明闖入天台路，粉面佳人伴粉郎。

虞侯便喝道：「好大膽小奴才，府中是什麼所在，真個侯門深似海，那許外人敲？你敢潛入內閣，姦淫伎女，□條□，快站起來，都隨俺去看老爺，少不得都要個死。」此時二女一男活像善財參觀音，向著虞侯叩頭哀告，道：「望□德爺饒了三條狗命罷。」那虞侯又喝罵道：「賊奴才，豈不聞律上說，姦夜入人家，立時打死勿論。你們若要俺饒時，除非紅日西邊出。」寶兒聽了這一句，年紀又小，不耐驚嚇，立時急得反□兩拳捏緊，面如土色，直僵僵唬死在地上。虞侯雖是□漢，心性卻甚慈仁，見此光景，好生不忍，急忙先去扯起兩個女伎，向廂房外一推，道：「你們還不快走。」那兩個女伎似脫網之魚，離籠之鳥，恨不得再生兩腳，抱頭鼠竄而去。悄悄挨至樓上，躲在屏風後面，一則害羞，二則恐虞侯來稟話，以便打聽消息。

誰知虞侯卻有寬放之意，先打發女伎轉身，便吹滅燈火，悄悄負著寶兒，打從內街中行走。直負到自己班房中放下，忙把熱湯灌口，大叫甦醒甦醒。淹捱到二更時分，才省人事。寶兒定睛一看，見虞侯叉手站在身畔，慌忙扒起來，又拜求：「好爺爺，饒了狗命罷。」虞侯用好言安慰他道：「孩子，你且不要害怕，好好站起來，實對俺說，你是何方浪子，姓名是誰，可有人約你到裡面去的？」寶兒不敢隱瞞，乃吐出真情，道：「小的叫做賽寶兒，是德化村賽富翁之子，因同伴相約，日裡到中看戲。不想擁擠直至樓下，為著貪看女伎，挨入戲房。卻被女伎扯到側廂，不容轉身。此情是實，望爺爺慈悲，饒恕則個。」虞侯笑一笑道：「你偏說得這般乾淨，據你說將起來，反是俺府中女伎們不是了？」寶兒又叩頭道：「千不是萬不是，總是小的不是，總要求爺爺放條生路。若忘了大恩，天誅地滅。」虞侯見其求告哀切，心裡暗想道：「這孩子唬死之時，我早有釋放念頭，所以負他到房中救活，但不知其是何等人家子弟。若係用得錢起的，便把奸盜兩字，大題目裝頭，到他家裡去講買。若其要饒性命，自然願送財物。」語云：

得放手時須放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

況且寶兒供稱其父係富翁，虞侯心裡怎不動火？愈用好言安慰他道：「你既係好人家子弟，俺自然饒你性命。今夜且安歇在此，明早俺送你回去便了。倘俺加班中有人進房來，問你是什麼人，你只認俺做娘舅。不可走漏事情，一到聲揚出去，性命便不可保。寶兒應聲「曉得」，虞侯喚他到牀上去睡，雙眼睜睜，巴得到天明，便起身告求回去。虞侯道：「且慢，你可安心住在房中，待俺先到你家去，問明來歷，喚你父親來交付與他。設或有人發覺，老爺知道，俺也有個著落。」說罷，便把門兒關上，用鎖鎖著，一逕投往德化村，問到賽家門首。

寶兒父母見兒子一夜不回家，向同伴中去訪問，俱推不知道。急得七姑正在那裡罵丈夫不去找尋，怨鄉鄰誘他出外，叫天叫地，號陶大哭。虞侯乃步進門，問道：「老人家可是不見了兒子，你家裡這等大哭麼？」賽富翁含淚答應道：「正是，客官，你若曉得我孩兒在那裡，快快說明，自當厚謝。」虞侯道：「他在童樞密老爺府中，以看戲為名，做下不端的事。被府中人攔住在那裡，少刻便要送官處死。俺特來報個信兒。」賽牛、七姑一齊大哭下拜，道：「客官，行個方便，可有什麼門路，救取我孩兒一命？」虞侯道：「俺也要想救他，所以急來報信。除非拚用些銀子，買囑府中管家，才有可生之路。」賽牛道：「這也說不得了，但未知用多少銀子，才可保全無忌？」虞侯道：「府中使費甚大，最少三千金，將就可以停當。」賽牛道：「盡絕在下家私，也不上三千之數。家裡止有一千兩現銀，其餘衣飾帳目，勉強搜括，最多不過二千。若再要多時，我也只拼一死了。」虞侯道：「俺也要行好事的，且就此二千之數。待俺去效些微勞，討些情面，將就弄得完局，便是你老人家的造化。但事不宜遲，作速才妙。」賽牛道：「客官可屈坐在寒舍，待小子去各處搜括。若湊得就時，即在今晚料理如何？」虞侯道：「既如此說時，俺也不消打攬宅上，就此告別。准期今晚，在童府門首相候便了。」賽牛又叩頭作謝，虞侯也隨別而行。賽牛走到裡邊，向七姑道：「我一向盤放，止積得一千兩現銀。如今尚少一千，結算欠帳，猝急怎討到上手？我曉得娘有些□下私房，可湊出來，贖取孩兒。總在他面上結果，不是為別人使費。」七姑便大鬧起來，道：「老牛，你可曉得我有許多銀子藏著，止有一個兒子，巴不得置之死地，不肯快湊銀子去救回，反來圖賴我老娘。我也曉得你爛心肝的，當初小時節，你便要詐醉打死，如今才稱你的心意了。拼得不救他回來，我且先與你拼個你死我活。」賽牛見七姑又發起性子，連忙搖手道：「娘，你何鬚髮惱，待我立刻去將各項搜括，湊足其數，管教救回孩兒便了。」更不多話，急急往外去湊銀。可當的就當，可賣的就賣，肯借的就去告借，竭盡心力，方能湊足二千之數。

賽牛平日但知自己逼人銀子，約了今日遲不得到明日，不管人家賣男鬻女，一定要逼取方休。看得設入銀子銀子甚易。那曉得一旦臨在自己身上，千方百計，又去仰面求人，原來這等煩雜。此所謂暴發財主，頭輕腳重，只管誇口，有錢卻不知所積有限，消得龍王幾陣風也。是晚，賽牛把銀子封好，裝在掛桌之內，自己背著一口氣，跑到童府門首。虞侯早在那邊相候，即拉到班房中坐下，開了掛箱，點明銀數。賽牛道：「全仗大力，得即救出孩兒，此恩沒齒不忘。」虞侯道：「在下恐府中人要拷弔令郎，昨夜便保救在班房之內。如今一面待在下將銀子到府中使用，一面待在下取出令郎，交付與你老人家，先領回去，以安令正之心。至於府中之事，有在下擔承，不必掛慮。」說罷，便取出鑰匙開門，喚出寶兒，交與賽牛。那時賽牛如獲海冰奇珍，雙手抱住，恐府中又有人來勒索，向虞侯作謝一聲，急急扶之而走。打從徑路，飛趕到家。

七姑先已在門首探望，見賽牛著兒子歸來，遠遠便叫道：「我的肉，回來了麼？」一把攙他進門，撫其背，摩其面，又問道：「可曾嚇壞麼？」寶兒恐老牛埋怨，便放刀起來，向著七姑大哭道：「我那曉得府中唱戲，都是習伯善等哄我同往。到晚又撇我先歸。我又不認得府中路徑，以致誤入內閣，被逃照虞侯，擒閉班房，聲言要立時處死。唬得我魄喪魂飛，險些不得見娘之面。」七姑偏信其言，便要趕到習家去廝鬧。賽牛解勸道：「休盡怪了別人，若自家立定主意，不肯去時，難道他們把鏈子拖你去不成？」七姑大罵道：「老賊牛，據你說起來，我的孩兒該被他們哄去害死的麼？」罵之不已。把賽牛連搯幾個頭拳，正撞在心口之內，賽牛一時就發暈倒地，口吐血沫。七姑只是嚷罵道：「你這樣黑心老牛，妝模詐死，可是要圖賴我殺夫麼？」誰知賽牛吐沫個不住，眼目緊閉，手足如冰。家人扶到牀上，毫不轉動。七姑母子方信其非詐，方把茶湯去灌醒，賽牛惟有吁吁歎氣，自此遂成氣蟲之疾。

且道為何就犯此症？只因生下寶兒，自小不去教訓，一味溺愛，七姑又極其醜惡，那賽牛不知受了多少悶氣。即據索果一件事，遭其荼毒，不可言說。後來為了偷鄰女，費過許多銀兩，陪了許多不是，惟有忍氣吞聲，自家叫苦，並不敢把兒子發揮半句。及至被童府中攔住，不見回家，又受七姑許多懊惱，幸得虞侯報信，立時逼其湊銀取贖，心裡又驚又急，急而向七姑求湊，又受其一番鬧炒，心裡卻又急又氣，沒處說苦。竭盡其力，不惜傾囊破家，才得贖回。指望財去人安樂，還可將就度日。不想七姑又要尋

端起鬚，怪其勸阻，放潑打罵，傷心嘔血。老年之人何堪種種受累，種種失意？他卻種種加來，又只好種種順受。所謂逆子頑妻，無藥可治。人生遇此，勝於羅剎催命鬼矣。雖欲不病而不可得，雖欲不死而亦不可得也。

再說賽牛從那裡臥牀之後，一息奄奄，其腹如鼓，粒米勺水不能入口。為妻者，也不想去祈神問卜，為子者，也不想去延醫調治，撇他在內廂內，單著一小丫鬟相伴。寶兒又被習伯善等哄去學串戲。寶兒素性歡喜偷情，立主意要串演《西廂》，自己要扮張生，賣弄俊俏。習伯善等奉其有錢，誰敢不從？但向他道：「寶老官，你若串《西廂》，必定自己另制行頭，衣巾極其華美，才覺有趣。就是鶯鶯、紅娘的裙襖，也畢竟你去另制幾套時樣的，簇新打扮，不比戲子樣式，才是出群勝會。」寶兒道：「說得有理。待我回家去與母親討些銀子，明日就和你們去買綢緞做行頭。必須在半月之內串成此戲，才不甚熱。若再遲幾日，天氣漸熱，穿此衣服便不適意了。」習伯善道：「只要銀子湊手，在半月之內，穩穩串成。寶老官，你是第一個正腳色，須拼捨得多費幾個錢，自然稱你心意的。」寶兒遂惑其言，回家便與七姑索取銀兩。七姑略不敢違拗，隨即取出百金，任其撒漫。不上三日，又回家來索銀，說要請教師拜老郎許多費用。七姑又付出白金百兩。當其賽牛求湊之時，非但分毫不肯，反發出許多惡話。如今兒子浪費，卻慨然應付，待丈夫則薄，待兒子則厚。雖曰愛之，豈知實害之耶？

那賽牛臥在牀褥，方恨其子不來看視，又聞其日日串戲，火上添油，更加惱怒，遂氣塞咽喉而死。小丫鬟相伴，日日見其悶睡，再不開口，從何曉其是死是活？況七姑單為著兒子串戲，日日在家，備酒治飯，也沒個閒心情，到其房中看覷。正交五月，即□天氣甚勢，賽牛已死了兩日。屍骸發臭，外邊方知其死。七姑止取出二兩銀子，買一具棺木，即欲於是晚草率入殮。寶兒到此時全無父子之情，哭他幾聲，出幾點眼淚，心忙似箭，惟有要緊扮演張生。可奈事不湊巧，正訂於是日晚間，在習伯善家裡登場花串，誰料：

鮮衣俊俏風流客，翻作披麻帶孝人。

寶兒因父尚未殮，雖極無人心，不好扯下白布裹頭，便去串戲。只得勉強守在家裡，坐在棺木邊，咿咿嗚嗚，人只道他在那裡哭這生身之父，那知其卻在那裡唱隨喜到上方佛殿。親戚聞之，無不哄然大笑。當時有人就將《西廂》曲改換幾字，嘲戲他道：

哭哀哀見了萬千，似這樣歡喜龐兒，罕曾見。□教人眼流珠淚口難言，他華服並香扇，不管那新喪笑傳。

七姑又怪人改曲嘲戲，口裡夾七夾八，千搗萬入的亂罵道：「我養的兒子，誰要你們閒辰嘴來多管？」親戚不忍見聞，因各散去。可笑習伯善同了一班串戲朋友，直趕到靈柩邊，也不作揖，也不弔慰，但向著寶兒道：「死的是死，活的是活，難道你費了許多銀子，造了行頭，約了今日。為著父親死了，今夜就不串戲不成？若不串時，傳到外邊去，不說你是守孝，竟說你是恐怕當場出丑，借此躲避，豈不被人笑殺？還不快扯下白布，脫下麻衣，隨我們去吃了上場飯，整備頂扮腳色。」寶兒心雖躍躍，覺得不好意思，還在那裡做假惺惺。七姑在照壁後聽見，便道：「費了銀子，自不必說起，但果然是死的死，活的活，豈可因老牛鼻爛，遂敗眾人之興？習大官，可勸我兒子回去頑頑，省得獨住在家裡，孤孤淒淒，苦壞他的身子。」習伯善得了其母口氣，同著這班串戲朋友，一齊上前去，扯下頭上白布，脫下身上麻衣，便到他裡面去，取出其新制衣妝，替寶兒立時脫換起來。且道怎生打扮：

銀紅袍子晉人巾，藕色裡衣相襯白綉衫兒，簇簇新都是香熏。彈子鞋，繡花端正；鬆綾襪，時樣鮮明。笑帶驚大紅綢褲換麻繩。

把一個簇新孝子，打扮得十分齊整，在風月場中果覺有趣。然論人倫大節，真堪噴飯矣。奈寶兒自幼失教，毫不以為非，□然登場，直做到附薦一出。張生向法本道：「哀哀父母，生我的勞。」做淚下的光景。看戲的人喊道：「真眼淚沒有得出，假眼淚何處得來？不哭自己老子，偏會哭別人的爹娘，還該請這老和尚到家裡去做了入殮道場，再來追薦崔相國。」又有人插口道：「不消請得法本長老，他家裡和尚盡多。」嘻嘻哈哈，說的說，笑的笑，打伙取樂，直弄得寶兒不敢登場，躲在戲房中，好生沒興。一宵勝會，半途而止。看串戲者因相歎曰：「人家養兒子，都是眼花，小時活寶般，養大只為要他送終守孝，出幾點血淚，哭幾聲親爹，以見為不絕後嗣之人。若盡像寶兒這樣狂逆，做盡笑話，填別人的舌根，便死者何以瞑目？信乎，養頑子不如無子之乾淨快活也。」適有友人憂無子者，終日愁泣，雙目俱昏。因以第五笑示之，彼豐然起悟，變憂為喜，撫掌大笑，曰：「誠如君言，吾今雖死，可以含笑於地下。」

亦臥廬生評曰：

此一回，為子者不可不讀。為父者更不可不讀。若其母不識字，須逐段讀與他聽，煞強如喚盲婦彈唱孝順歌也。又云，富翁也該讀讀，之能會其意，則必教子成器，駢足角矣。